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

南嶽下十五世

龍門遠禪師法嗣

溫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大慈宗
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卽以
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
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
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司師
理前話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大悟政和末出世和
之天寧屢遷名刹紹興間奉詔開山鴈蕩能仁時真



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
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視篆其徒懼行
規法深夜放火鞠爲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屋陞座
示衆云愛閑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鴈蕩山傑閣危
樓渾不見谿邊茆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喝
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次補
江心上堂曰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和衣泥裏鞦洗脚
上牀眠歷劫來事祇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
深拈起拄杖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
旣得箇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麼生是
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
月卓拄杖下座上堂萬機不到眼見色耳聞聲一句
當堂頭戴天脚踏地你諸人祇知今日是五月初一
殊不知金烏半夜忙忙去玉兔天明上海東以拂子
擊禪牀下座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卽迷諸人向這裏
立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
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旣明一切
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
是更須知有向上事久雨不晴咄上堂一葉落天下
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

大像陝府灌鐵牛明眼漢合作麼生良久曰久旱簷頭句橋流水不流卓拄杖下座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華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華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祇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你問底是第二義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師曰一度著虵齧怕見斷井索問鷲子深談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師曰不及鴈銜蘆問如何是佛師曰華陽洞口石烏龜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土羅睺計都星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作賊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師曰打鼓弄獠獠破獠獠走丙寅七月十八日召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鐘集衆就座泊然而逝茶毗日送者均獲設利奉靈骨塔于鼓山

南康軍雲居高庵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去
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冲禪師舉武帝問達磨因緣
如獲舊物遽曰我旣廓然何勝之有冲異其語勉之
南詢蒙授記於龍門一日有僧被虵傷足佛眼問曰
旣是龍門爲甚麼却被虵齧師卽應曰果然現大人
相眼益器之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云龍門有此僧
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住後上堂少林面壁懷藏東
土西天歐阜陞堂克塞四維上下致使山巍巍而砥
掌平水昏昏而常自清華非豔而結空果風不搖而
片葉零人無法而得咨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蔬淡
飯延時日任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午打三更
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郡之張氏子上堂一向恁麼
去直得凡聖路絕水泄不通鐵虵鑽不入鐵鎚打不
破至於千里萬里鳥飛不度一向恁麼來未免灰頭
土面帶水拖泥唱九作十指鹿爲馬非唯孤負先聖
亦乃埋沒已靈敢問大衆且道恁麼去底是恁麼來
底是芍藥華開菩薩面椶櫚葉散夜叉頭上堂諸方
浩浩談玄每日撞鐘打鼓西禪無法可說勘破燈籠
露柱門前不置下馬臺免被傍人來借路若借路須
照顧脚下若參差邯鄲學唐步上堂心生種種法生

撰述
五燈會元卷二十
森羅萬像縱橫信手拈來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
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
著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攜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
猶遭頂上一鎚上堂正月孟春猶寒直下言端語端
拈起衲僧鼻孔穿開祖佛心肝知有者達磨不來東
土二祖不往西天不知有者誰知當面蹉過迢迢十
萬八千山僧爲你重說偈言大衆莫教孤負孟春猶
寒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爪牙已露曰出窟
後如何師曰龍頭虵尾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正
好喫棒問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
時如何師曰闍黎有許多工夫

隆興府黃龍牧庵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十九試經
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參名宿
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
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
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
付汝師卽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
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龍淵呼曰
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跨虎出遊儒釋望
塵而拜住後上堂張公喫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

議李公醉醒問張公恰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不如
歸家且打睡上堂今朝正月半有事爲君斷切忌兩
眼睛被他燈火換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
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
於毗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
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庵
門下檢點將來祇得一椽千種言萬般說祇要教君
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莫向外邊覓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尋曰如
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禪師曰莫向外
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大衆臨筵請
師舉唱師豎起拂子僧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擊禪牀
一下後示寂塔于香原洞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處州葉氏子依泗州普照
英禪師得度去參佛眼一日聞舉玄沙築著脚指話
遂大悟住後上堂會即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確
觜生華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華南明恁麼商
確也是順風撒沙參上堂雲籠嶽頂百鳥無聲月隱
寒潭龍珠自耀正當恁麼時直得石梁忽然大悟石
洞頓爾心休虛空開口作證溪北石僧點頭諸人總

在這裏瞋睡笑殺陝府鐵牛上堂佛說三乘十二分
頓漸偏圓癡人面前不得說夢祖師西來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臨濟三玄雲門三句
洞山五位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南明恁麼道還免得
遭人檢責也無所以古人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
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有和雪曲底麼若有
喚來與老僧洗脚上堂通身是口說得一半通身是
眼用得一概用不到處說有餘說不到處用無盡所
以道當用無說當說無用用說同時用說不同時諸
人若也擬議西峯在你脚底到國清衆請上堂句亦
刻意亦刻絕毫絕毫絕毫處如山如嶽句亦到意亦到如
山如嶽處絕毫絕毫忽若拶通一線意句俱到俱不
到俱刻俱不刻直得三句外絕牢籠六句外無標的
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傾蓋同途不同轍相將
攜手上高臺上堂舉趙州示衆云老僧除却二時齋
粥是雜用心處師曰今朝六月旦行者擊鼓長老陞
堂你諸人總來這裏雜用心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
是驚人句門曰響師曰雲門答這僧話不得便休却
鼓粥飯氣以當平生上堂黃梅雨麥秋寒恁麼會太
無端時節因緣佛性義大都須是髑髏乾示衆舉璣

和尚問僧禪以何爲義衆下語皆不契理僧請益璣璣代云以謗爲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峯謗得親師示疾門弟子教授汪公喬年至省候師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服加趺而逝闍維五色設利煙所至處纍然齒舌不壞塔于寺之西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普說舉傳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峯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遊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住後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鴈一聲情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祇向他道却被你道著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

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
 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示衆染緣易就
 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凋殘
 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
 成佛多時爲衆一似爲已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
 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上堂
 鷄啼曉月狗吠枯椿只可默會難入思量看不見處
 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玄黃撫城尺六狀紙元來
 出在清江大衆分明話出人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窻
 上堂風吹茆茨屋春漏雨打闍黎眼睛濕恁麼分明
 却不知却來這裏低頭立時紹燈上座聞之有因病
 示衆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
 隨緣對窻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
 衆中具眼者試爲山僧指出病源衆下語皆不契師
 自拊掌一下作嘔吐聲又云好箇木枕子師律身清
 苦出入唯杖笠獨行後示寂闍維收舍利目睛齒舌
 數珠同靈骨塔于寺西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丹丘胡氏子依護國瑞禪師
 祝髮登具徧參浙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
 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

悟師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眼
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爲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廚
門望見聖僧契所未證卽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
僧麼師詣前問訊叉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爲
汝說法住後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
無普賢失其境界向這裏有無俱遣得失兩亡直得
十方諸佛不見諸人且道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
立命披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上堂乾坤
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雲居又且不然
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擲下拄杖云大衆也
須識取

南康軍歸宗真牧正賢禪師潼川陳氏子世爲名儒
幼從三聖海澄爲苾芻具滿分戒遊成都依大慈秀
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義亦頓曉秀稱爲經藏
子出蜀謁諸尊宿後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殷勤抱
得旃檀樹語聲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
自是與師商確淵奧亶亶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真牧
二字授之紹興己巳歸宗虛席郡侯以禮請堅臥不
應寶文李公懋嘗問道於師同屬官強之乃就上堂
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

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
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
拄杖下座上堂良久召大衆曰作麼生若也擬議賢
上座謾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尚瞋他秘魔巖王擎箇
叉兒胡說亂道遂將一摑成壘粉散在十方世界還
知麼舉拂子曰而今却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閻老子知得乃
曰賢上座你若相當去不妨竒特或不相當總在我
手裏祇向他道閻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看擊禪
牀下座僧問久默斯要已泄真機學人上來請師開
示師曰耳朶在甚麼處曰一句分明該萬象師曰分
明底事作麼生曰台星照臨枯木回春師曰換却你
眼睛

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俞氏子幼事報本
蘊禪師圓顱受具後謁諸名宿至西京少林聞僧舉
佛眼以古詩發明罽賓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
頭楊柳春楊華愁殺渡江人一聲箎笛離亭晚君向
瀟湘我向秦師默有所契卽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
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
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

知見住後上堂猛虎口邊拾得毒虵頭上安排更不
釘椿搖艣回頭別有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
裏有村齋上堂淨五眼湧金春色晚得五力吹落碧
桃華唯證乃知難可測卓拄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
十萬家上堂三祖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當時老僧
若見便與一摑且道是憎邪是愛邪近來經界稍嚴
不許詭名挾佃解夏上堂十五日已前不得去少林
隻履無藏處十五日已後不得住桂子天香和雨露
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阿呵呵風流不在著衣多上
堂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
行投明須到師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爲一片秋水
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鰲頭忽擎出上堂華開隴
上柳綻堤邊黃鸝調叔夜之琴芳草入謝公之句何
必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非唯水上覓漚已是眼中著
屑擘開芻曰汝等當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
明日則無大似無風起浪全不知羞且道今日事作
麼生好箇迷逢達磨不知誰解承當僧問如何是佛
師乃鳴指三下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橫
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曰祇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
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又作麼生師曰說這箇不唧

啣漢作麼曰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華鋪地曰遲遲師
曰你向甚麼處見風穴曰眼裏耳裏絕瀟灑師曰料
掉無交涉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未過冬至莫
道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未過夏至莫道熱曰出與
未出時如何師曰三十年後不要錯舉問如何是佛
師曰無柴猛燒火曰如何是法師曰貧做富裝裹曰
如何是僧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曰如何是和尚栗
棘蓬師曰不答此話曰爲甚麼不答師大笑曰吞不
進吐不出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古墓
毒虵頭戴角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曰虛空
笑點頭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石人拍手
笑呵呵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布袋裏豬
頭曰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
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鋸解秤鎚隨聲便喝佛眼忌拈
香龍門和尚闡提潦倒不信佛法滅除禪道撥破毗
盧向上關猫兒洗面自道好一炷沈香爐上然換手
槌胷空懊惱遂搔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
人拜曰莫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室中垂問曰猫
兒爲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狗吠師家風
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昇元閣前懨懨洛陽

峯畔乖張皮髓傳成話霸隻履無處理藏不是一番
寒徹骨爭得梅華撲鼻香雪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
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
是衲子奔湊臨終登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
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
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藁又卓一下顧大眾曰
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儼然趺坐而
逝火後收靈骨設利藏所建之塔曰僊人山

潭州方廣深禪師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
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富嫌千
口少貧恨一身多

世竒首座者成都人也徧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燕
坐瞌睡間羣蛙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
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
不見羅睺羅師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
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蟇啼蝦蟇與版
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奧眼命分座
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
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因以偈美之曰有
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

猶更將身入衆藏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後因說偈
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
別體祇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罔措師喝
一喝而終

溫州淨居尼慧溫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三通鼓
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曰山僧道三通
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茗帚柄聊與三十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龍門從
佛眼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
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聲公於是契
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慧下

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
這蟲豸今日因甚却納敗缺慧曰盡大地是箇杲上
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
月特巧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慧陞座
舉藥山問石頭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
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誨頭
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
你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往江西見馬
大師去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祖曰有時教伊揚眉

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
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大悟慧拈罷公隨
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慧曰
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蘇噓娑婆訶不恁麼也
不得唵唎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噓唵唎娑
婆訶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土哉俗人
得此三昧公後知邛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
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
長老之名四海傳至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
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
時至辰巳間降塔望闕肅拜請漕使攝印事著僧衣
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
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脫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
住如此自由何不畱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
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爾長
往建炎後名山巨刹教藏多不存公累以已俸印施
凡一百二十八藏用祝君壽以康兆民門人蒲大聘
嘗誌其事有語錄頌古行於世

開福寧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月庵善果禪師信州余氏子上堂奚仲造

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謝供頭上堂解猛虎領下金鈴驚羣動衆取蒼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今日到此讚歎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豎起拂子曰眨上眉毛速須薦取擲拂子下座上堂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鼈諸禪德道得也未若道得道林與你拄杖子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時如何師曰魚行水濁曰二祖禮三拜爲甚麼却得其髓師曰地肥茄子大曰祇如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麼邊事師曰賊以賊爲驗曰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師曰闍黎無分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驗盡當行家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又作麼生師曰風吹日炙曰瀉山呵呵大笑聾師曰波斯讀梵字曰道吾推倒泥裏瀉山不管此意又且如何師曰有理不在高聲曰羅山道道吾是撮馬糞漢又作麼生師曰多口阿師曰今日足見老師七通八達師曰仰面哭蒼天僧禮拜師曰過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乾坤無異色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徧界有清香

大隨靜禪師法嗣

台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本郡人也世爲石工雖不識字志慕空宗每求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棄家投大隨供掃灑寺中令取崖石師手不釋鎚鑿而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今日磴磕明日磴磕死生到來作甚折合師愕然釋其器設禮願聞究竟法因隨至方丈隨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去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忻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煙塵空索索隨可之遂授以僧服人以其爲石工故有回石頭之稱也上堂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動轉施爲是甚麼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路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根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所源旣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漢有甚麼勝你處諸人有甚麼不如老漢處還會麼太湖三萬

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潼川府護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禮
白馬安慧爲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焉堂舉香巖枯
木裏龍吟話往返酌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
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
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矍然曰這小廝兒
師珍重便行出住東巖上堂月生一東巖乍住增愁
寂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麪倉儲無顆粒崖爲伴泉爲
匹颯颯清風來入室山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偷
淚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嘗謂衆曰
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
者一生事畢儻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
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
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
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
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
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
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杲牀子受得天下人
禮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祇一向虛頭
他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間有學者各門頌出呈

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爲
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末是根基

簡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眾曰護生須是殺殺盡
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
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猶祇是他奴僧問放
行五位卽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師曰橫按鎊鄒全
正令曰把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
平寰宇斬癡頑曰恁麼則南巖門下土曠人稀師曰
靈利衲僧祇消一點曰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
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遇去也師便打
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

常德府梁山廓庵師遠禪師合川魯氏子上堂舉楊
岐三脚驢子話乃召大眾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
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智人之明鑒佛法之至
論正在斯焉這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
者不少有般底祇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
便答似則也似是卽未是若恁麼祇作箇乾無事會
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
消遣又有般底祇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人
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消歸自己又作麼生又有般

底一向祇作自己會棄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己
事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
澡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脚
多少處會若恁麼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
妙處參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
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麼田地地方堪傳授若
不然者則守死善道之謂也這公案直須還他透頂
徹底漢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
叢林中出世爲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直須
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著提起便行捺著便
轉却向萬仞峯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
人舌頭如今還有恁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
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
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
更在青山外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
一以治天下這箇說話是家常茶飯須知衲僧家別
有奇特處始得且道衲僧門下有甚奇特處天得一
斗牛女虛危室壁地得一萬象森羅及瓦礫君王得
一上下四維無等匹且道衲僧得一時如何要見客
從何處來閑持經卷倚松立浴佛上堂舉藥山浴佛

公案拈云這僧問處依稀越國髣髴揚州藥山答來
眼似流星機如掣電點檢將來二俱不了若是山僧
卽不然當是時纔見他問只浴得這箇且不浴得那
箇但轉木杓柄與伊待他擬議之間攔面便潑假饒
這僧有大神通具大智慧也無施展處敢問大衆這
箇卽且置喚甚麼作那箇下座佛殿燒香爲你說破
師有十牛圖并頌行于世

嘉州能仁默堂紹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步十方
世界現全身末後一言一微塵中深鎖斷有時提起
如倚天長劔光耀乾坤有時放下似紅爐點雪虛含
萬象得到恁麼田地天魔外道拱手歸降三世諸佛
一時稽首便可以大圓覺爲我伽藍於一毫端現寶
王刹如是則朝往西天暮歸東土亦是禁足百華叢
裏坐姪坊酒肆行亦是禁足雖然如是不曾動著這
裏一步恁麼則九旬無虛棄之功百劫有今時之用
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此卽是涅槃妙心金
剛王寶劍敢問大衆作麼生得到這田地去如人上
山各自努力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公案頌曰一重
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峯子細看霧捲雲收山嶽靜楚
天空闊一輪寒

彭州土溪智陀子言庵主綿州人也初至大隨聞舉石頭和尚示衆偈倏然領旨歸隱土溪懸崖絕壑間有石若蹲異獸師鑿以爲室中發異泉無涸溢四衆訝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庵全縱橫得自然清涼無暑氣涓潔有甘泉寬廊含沙界寂寥絕衆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牀眠

劍門南修道者淳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怠歸謁崇化贊禪師坐次贊以宗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

莫將尚書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寧因官西蜀謁南堂靜禪師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卽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虵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其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

撰述
五祖會元卷二十一
二十三
前月二十堂曰爲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五祖自禪師法嗣

蘄州龍華高禪師上堂象王行師子住赤脚崑崙眉
卓豎寒山拾得笑呵呵指點門前老松樹且道他指
點箇甚麼忽然風吹倒時好一堆柴

南嶽下十六世

徑山杲禪師法嗣

泉州教忠晦庵彌光禪師聞之李氏子兒時寡言笑
聞梵唄則喜十五依幽巖文慧禪師圓頂猶喜閱羣
書一日曰旣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豈醉於俗典邪遂
出嶺謁圓悟禪師於雲居次叅黃檗祥高庵悟機語
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因往從之
慧謂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師舉佛心
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卽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
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師曰某
不肯他後頭下箇注脚慧曰此正是以病爲法師毅
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師竟以爲不然經旬
因記海印信禪師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
趨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琅邪并玄沙木徹語詰之師
對已慧笑曰雖進得一步祇是不著所在如人所樹

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所其能斷命根乎
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
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愠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師
曰無可疑者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
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莫知
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慧過雲門庵師侍行一日問
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癖世
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死要
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師疑情愈深後入
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
來師曰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師卽大悟慧
搥鼓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
快平生在今日訖云千里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
一撥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
天拈得鼻孔失却口住後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
放憨作麼及乎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諸人
卒討頭鼻不著爲甚如此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上堂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擲拂
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下了也汝等諸人又作麼生
有曰侍者收取拂子僧問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不

得師曰山僧今日困曰罔明爲甚麼却出得師曰令人疑著曰恁麼則擘開華嶽千峯秀放出黃河一派清師曰一任卜度

江州東林卍庵道顏禪師潼川人族鮮于氏久參圓悟微有省發洎悟還蜀囑依妙喜仍以書致喜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嶼師皆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住後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鳥窠吹布毛便有人悟去今時學者爲甚麼却不識自己良久曰莫錯怪人好上堂欲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還識得麼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處乃曰鷓鴣語鶴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饑寒不識玄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安尾上北斗面南看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人寒風動幡動雲門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受用上堂云圓通門戶八字打開若是從門入得不堪共語須是入得無門之門方可坐登堂奧所以道過

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
來參學人當依如是法從上諸聖幸有如此廣大門
風不能繼紹甘自鄙棄穿窬墻壁好不丈夫敢問大
衆無門之門作麼生入良久云非唯觀世音我亦從
中證上堂元宵已過化主出門六羣比丘各從其類
此衆無復枝葉純有貞實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矣
麒麟不爲瑞鸞鷲不爲榮麥秀兩岐禾登九穗總不
消得但願官中無事林下棲禪水牯牛飽臥斜陽擔
板漢清貧長樂粥足飯足俯仰隨時箸籠不亂攙匙
老鼠不咬甌箪山家活計淡薄長情不敬功德天誰
嫌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良久曰君子愛財取
之以道上堂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日是好日
不是正中偏上堂客舍久留連家鄉夕照邊簷懸三
月雨水沒兩湖蓮鑊漏燒燈盞柴生滿竈煙已忘南
北念入望盡平川上堂旃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
子住所以旃檀叢林旃檀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繞
一人爲主兩人爲伴成就萬億國土士農工商若夜
叉若羅刹見行魔業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僧問香巖
上樹話意旨如何師曰描不成畫不就曰李陵雖好
手爭奈陷番何師曰甚麼處去來問如何是佛師曰

汝是元固僧近前曰喏喏師曰視無襠袴無口問如何是佛師曰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何故答誌公和尚師曰誌公不是閑和尚曰如何是法師曰黃絹幼婦外孫壘曰曰是甚麼章句師曰絕妙好辭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不直說師曰玄沙和尚曰三寶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王喬詐仙得仙僧呵呵大笑師乃叩齒

福州西禪懶庵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進士有

聲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爲儒冠誤欲去家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乃絕之曰天桃紅杏一時分不春風翠竹黃華此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樂禪師爲比丘一錫湖湘徧參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庵於羗峯絕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禪師挽出首衆於大乘嘗問學者卽心卽佛因緣時妙喜庵于洋嶼師之友彌光與師書云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款如何師不答光以計邀師飯師往赴之會妙喜爲諸徒入室師隨喜焉妙喜舉僧問焉祖如何是佛祖云卽心是佛作麼生師下語妙喜諾之曰你見解如此敢妄爲人師耶鳴鼓普說訐其平生珍重得力處排爲邪解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計曰我之所得旣爲

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遂歸心弟子之列一日喜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喜拈竹篋劈脊連打三下師於此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師禮拜喜笑云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遂印以偈云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於是聲名喧動叢林住後上堂曰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于巨川句刻意意刻句烈士發乎狂矢任待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步繁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瓦棺老漢巖頭大師向羗峯頂上拏風鼓浪翫弄神變脚跟下好與三十且道過在甚麼處良久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芻襟當等閑至節上堂云二十五日已前羣陰消伏泥龍閉戶二十五日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華正當二十五日塵中醉客騎驢騎馬前街後街遞相慶賀物外閑人衲帔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蕭蕭冷湫湫誰管你張先生李道士胡達磨上堂懶翁懶中懶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己亦不重先賢又誰管你地又誰管你天物外翛然無箇事日上三竿猶更眠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古人言州云諦聽諦聽師曰

諦聽卽不無切忌喚鐘作甕室中間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新羅國裏師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響曰今日親見趙州師曰前頭見後頭見僧乃作斫額勢師曰上座甚處人曰江西師曰因甚麼却來這裏納敗缺僧擬議師便打

福州東禪蒙庵思岳禪師上堂蛾羊蟻子說一切法墻壁瓦礫現無邊身見處旣精明聞中必透脫所以雪峯和尚凡見僧來輒出三箇木毬如弄雜劇相似玄沙便作斫牌勢卑末謾道將來普賢今日謗古人千佛出世不通截海這裏有人謗普賢定入拔舌地獄且道謗與不謗者是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上堂達磨來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後西天悉會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似羚羊挂角獵犬尋蹤一意乖疎萬言無用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笑他唐言梵語親分付自古齋僧怕夜茶上堂臘月初歲云徂黃河凍已合深處有嘉魚活鱖鱖跳不脫又不能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慚愧菩薩摩訶薩春風幾時來解此黃河凍令魚化作龍直透桃華浪會卽便會癡人面前且莫說夢上堂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曰如

何是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築著磕著
曰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向下
文長付在來日復曰一轉語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一
轉語舌頭不出口一轉語且喜沒交涉要會麼慚愧
世尊面赤不如語直大小岳上座口似碌盤今日爲
這問話僧講經不覺和注脚一時說破便下座上堂
啞却我口直須要道塞却你耳切忌蹉過昨日有人
從天台來却道泗洲大聖在洪州打坐十字街頭賣
行貨是甚麼斷跟草鞋尖簷席帽

福州西禪此庵守淨禪師上堂談玄說妙散屎散尿
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賓華摩宗乘設或總不
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
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悱悱合作麼生莫將閑學解埋
沒祖師心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
無足若也祇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直得
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勘過了打上堂
九夏炎炎大熱木人汗流不輟夜來一雨便涼莫道
山僧不說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若欲正提綱直
須大地荒欲來衝雪刃未免露鋒鋦當恁麼時釋迦
老子出頭不得卽不問你諸人祇如馬銜裏藏身又

作麼生話會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人聞
山僧恁麼道便道我會也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裏聞聲鼻裏出氣忽若四大
海水在汝頭上毒蛇穿你眼睛蝦蟆入你鼻孔又作
麼生上堂文殊普賢談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
一覺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咄上堂善鬪者不顧
其首善戰者必獲其功其功旣獲坐致太平太平旣
致高枕無憂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歸馬于華山
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風以時而雨以時漁父歌而
樵人舞雖然如是堯舜之君猶有化在爭似乾坤收
不得堯舜不知名渾家不管興亡事偏愛和雲占洞
庭上堂閉却口時時說截却舌無間歇無間歇最奇
絕最奇絕眼中屑旣是奇絕爲甚麼却成眼中屑了
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呵上堂祖佛頂顛上
有潑天大路未透生死關如何敢進步不進步大千
沒遮護一句絕言詮那吒擎鐵柱開堂拈香罷就座
南堂和尚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隨聲
便喝曰此是第幾義久叅先德已辨來端後學有疑
不妨請問僧問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
物迦葉喚阿難阿難應諾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切忌

動著曰祇如迦葉道倒却門前刹竿著又作麼生師曰石牛橫古路曰祇如和尚於佛日處還有這箇消息也無師曰無這箇消息曰爭奈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師曰莫將庭際柏輕比路傍蒿僧禮拜師乃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已是白雲千萬里那堪於此未知休設或於此便休去一場狼籍不少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如無山僧今日失利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速禮三拜問不施寸刃請師相見師曰逢強卽弱曰何得埋兵掉鬪師曰祇爲闍黎寸刃不施曰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敗將不斬問古佛堂前甚麼人先到師曰無眼村翁曰未審如何趣向師曰柳栗橫擔

建寧府開善道謙禪師本郡人初之京師依圓悟無所省發後隨妙喜庵居泉南及喜領徑山師亦待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紫巖居士張公書師自謂我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

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爲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願聞其要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馱箇死屍路上行師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元卽回徑山師半載方返妙喜一見而喜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住後上堂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良久云八月秋何處熱上堂壁立千仞三世諸佛措足無門是則是太殺不近人情故一線道十方剎海放光動地是則是爭奈和泥合水須知通一線道處壁立千仞壁立千仞處通一線道橫拈倒用正按傍提電激雷奔崖頽石裂是則是猶落化門到這裏壁立千仞也沒交涉通一線道也沒交涉不近人情和泥合水總沒交涉只這沒交涉也則沒交涉是則是又無佛法道理若也出得這四路頭管取乾坤獨步且獨步一句作麼生道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上堂去年也有箇六月十五今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却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却去年六月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

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多是少
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上堂洞山麻三斤
將去無星秤子上定過每一斤恰有一十六兩二百
錢重更不少一釐正與趙州殿裏底一般祇不合被
大愚鋸解秤鎚却教人理會不得如今若要理會得
但問取雲門乾屎橛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撞倒
燈籠打破露柱佛殿奔忙僧堂回顧子細看來是甚
家具咄祇堪打老鼠上堂諸人從僧堂裏恁麼上來
少間從法堂頭恁麼下去並不曾差了一步因甚麼
却不會良久曰祇爲分明極纔令所得遲

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志學之
年依本郡東山光化寺吉禪師落髮一日入室吉問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罔措遂致疑通夕
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
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
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拈棒
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後謁月庵杲應庵華百丈震
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材鱗集師亦與焉
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
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

所得瓦解冰消初住台之光孝僧問浩浩塵中如何
辨主師曰中峯頂上塔心尖上堂臨濟三遭痛棒大
愚言下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明得黃檗意旨若作
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衆
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恩大難酌總是識情卜度未
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黃檗力是得大愚力若
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其或未然鴻福更
爲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宇衝牛斗一踏鴻門兩扇
開上堂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覷不見苦
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麼路逢死地莫打殺無
底藍子盛將歸上堂聞聲悟道落二落三見色明心
錯七錯八生機一路猶在半途且道透金剛圈吞栗
棘蓬底是甚麼人披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
前師住靈隱曰孝宗皇帝嘗詔問道留宿內觀堂奏
對機緣備于本錄後示寂塔全身於鄧峯東庵
常州華藏遜庵宗演禪師福州鄭氏子上堂拈起拄
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麼道華藏則
不然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行脚何也到江吳地盡
隔岸越山多臘日上堂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世
間出世間無剩亦無少遂出手曰華藏不惜性命爲

諸人出手去也劈面三拳攔腮一掌靈利衲僧自知
痛痒且轉身一句作麼生道巡堂喫茶去上堂舉南
泉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和尚道我十
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云南泉趙州也是徐六擔板
祇見一邊華藏也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逢人
突出老拳要伊直下便到且道到後如何三十六峯
觀不足却來平地倒騎驢

慶元府天童無用淨全禪師越州翁氏子上堂學佛
止言真不立參禪多與道相違忘機忘境急回首無
地無錐轉步歸佛不是心亦非覲體承當絕所依萬
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攆始應知上堂良久召衆曰
還知麼復曰敗缺不少上堂舉長沙示衆曰百尺竿
頭坐底人雖然得人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
世界現全身大慧先師道要見長沙麼更進一步保
寧則不然要見長沙麼更退一步畢竟如何換骨洗
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師到靈隱請上堂靈山
正派達者猶迷明來暗來誰當辨的雙收雙放孰辨
端倪直饒千聖出來也祇結舌有分何故人歸大國
方爲貴水到瀟湘始是清復曰適來松源和尚舉竹
篋話今天童納敗缺諸人要知麼聽取一頌黑漆竹

篋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濟茫然懵底如何插
觜大慧嘗舉靈雲悟桃華問師師曰靈雲一見兩眉
橫引得漁翁良計生白浪起時拋一釣任教魚鼈競
頭爭師自贊曰匙挑不上箇村夫文墨胷中一點無
曾把虛空搯出骨惡聲贏得滿江湖後示寂塔于本
山

大瀉法寶禪師福州人也上堂喚作竹篋則觸不喚
作竹篋則背直須師子咬人莫學韓獪逐塊阿呵呵
會不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得明州憨布袋上堂千
般言萬種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夜來一片黑雲生莫
教錯却山前路咄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
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閩知其所見未諦致
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衆師不得
已破夏謁之慧鞠其所證旣而曰汝恁麼見解敢嗣
圓悟老人邪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箇不
會禪底做國師師曰我做得國師去也慧喝出居無
何語之曰香巖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
頭上師乃頓明後住玉泉爲慧拈香繼省慧於小溪
慧陞座舉雲門一日拈拄杖示衆曰凡夫實謂之有

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慧曰我不似雲門老人將虛空剗窟窟驀拈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分上爲害爲冤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卽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正恁麼時合作麼生下座頰玉泉爲衆拈出師登座敘謝畢遂舉前話曰適來堂頭和尚恁麼批判大似困魚止

樂病鳥棲蘆若是玉泉則不然拈拄杖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能空凡夫二乘緣覺菩薩卓一下曰向這裏百雜碎唯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草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也自江西雲門參侍妙喜至泉南小谿于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師私謂其棄已且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參

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既而有聞師入室者故謂師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師詬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教你知由是益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舉無字而提撕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忽爾頓悟後三日妙喜歸自郡城師趨丈室足纔越閫未及吐詞妙喜曰本鬪子這回方是徹頭也住後上堂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祇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下東家牽犁西家拽耙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祇會從空放下不會步步登高山僧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衆中莫有點檢得出者麼若點檢得出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檢不出布袋裏老鷄雖活如死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眎聽而雨華大衆這一隊不啣嚙漢無端將祖父田園私地結契各據四至界分方圓長短一時花擘了也致令後代兒孫千載之下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錫之地博山當時若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深坑喚來一時埋却免見遞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上堂乾闥婆王曾奏樂山河大

地皆作舞爭如跛脚老雲門解道臘月二十五博山
今日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也要應箇時節驀拈拄杖
橫按膝上作撫琴勢云還有聞絃賞音者麼良久云
直饒便作鳳凰鳴畢竟有誰知指法卓一下下座
慶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福州人幼同玉泉懿問
道圓悟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雲紹興甲寅大
慧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慧問三聖興化出不出
爲人不爲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
師於慧膝上打一拳慧曰祇你這一拳爲三聖出氣
爲興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打復謂曰你第
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後因慧室中問僧曰德山見僧
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峯見僧入門便道
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
這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曰有慧曰劄僧擬
議慧便喝師聞遽領微旨大慧欣然許之
溫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七閩林氏子初謁雪
峯預次依佛心才皆已機契及依大慧於雲門庵夜
坐次睹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劫
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
甚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祇是這箇慧以偈贈之曰

萬仞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饑餐渴飲渾無
事那論昔人非昔人紹興乙巳春出任能仁上堂有
佛處不得住踏著秤鎚硬似鐵無佛處急走過脚下
草深三尺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北斗挂須彌恁
麼則不去也棒頭挑日月摘楊華摘楊華眼裏瞳人
著繡鞋卓拄杖下座上堂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
新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吞月浪滔天

真州靈巖東庵了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過一著
是衲僧破草鞋現修羅相作女人拜是野狐精魅打
箇圓相虛心裏下一點是小兒伎兩欄腮贈掌拂袖
便行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
前一時坐斷未有喫靈巖拄杖分敢問大衆且道爲
人節文在甚麼處還相委悉麼自從春色來嵩少三
十六峯青至今上堂一葦江頭楊柳春波心不見昔
時人雪庭要識安心士鼻孔依然搭上脣豎起拂子
曰祖師來也還見麼若也見得卽今薦取其或未然
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僧問人天交接如何開示
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被學人橫穿凡聖擊透
玄關時又作麼生師曰海門橫鐵柱問如何是獨露
身師曰牡丹華下睡猫兒

建康府蔣山一庵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初參妙喜於回鴈峯下一日喜問之曰上座在處人師曰安州人喜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厮撲是否師便作相撲勢喜曰湖南人喫魚因甚湖北人著鯁師打筋斗而出喜曰誰知冷灰裏有粒豆爆出住保寧上堂諸佛不曾出世人人鼻孔遼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爲分外若向諸佛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救不了一生受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麼出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如拽破好便下座一日畱守陳丞相俊卿會諸山茶話次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皆以竒語取奉師最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身只打頭陳大喜

劔州萬壽自護禪師上堂古者道若人識得心地無寸土萬壽卽不然若人識得心未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潭州大滂了庵景暈禪師上堂雲門一曲臘月二十五瑞雪飄空積滿江山塢峻嶺寒梅華正吐手把須

彌槌笑打虛空鼓驚起憍梵鉢提冷汗透身如雨忿
怒阿脩羅王握拳當胸問云畢竟是何宗旨咄少室
峯前亦曾錯舉

臨安府靈隱誰庵了演禪師上堂面門拶破天地懸
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轉身三
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喝下座

泰州光孝寺致遠禪師上堂舉女子出定話乃曰從
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玉鳴鸞歌舞罷
門前依舊夕陽斜

福州雪峯崇聖普慈蘊聞禪師洪州沈氏子示衆云
旃檀叢林旃檀圍繞師子叢林師子圍繞虎狼叢林
虎狼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繞大衆四種叢林合向
那一種叢林安居好若也明得九十日內管取箇箇
成佛作祖其或未然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
年長

處州連雲道能禪師漢州人姓何氏僧問鏡清六刮
意旨如何師曰穿却你鼻孔曰學人有鼻孔卽穿無
鼻孔又穿箇甚麼師曰抱賊叫屈曰如何是就毛刮
塵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曰如何是就皮刮毛師
曰石城虔化說話廝罵曰如何是就肉刮皮師曰嘉

眉果閬懷裏有狀曰如何是就骨刮肉師曰潭泉福
建頭匾如扇曰如何是就髓刮骨師曰洋瀾左蠡無
風浪起曰髓又如何刮師曰十八十九癡人夜走曰
六刮已蒙師指示一言直截意如何師曰結舌有分
臨安府靈隱最庵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雄山下
虎南山鼈鼻虵等閑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
便與拔出重牙有麼有麼上堂五五二五擊碎虛
空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
者甜兮苦者苦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
泉翫月公案師云馬大師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堂
振鬣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鉤線南泉
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網卽今莫有絕羅
籠出窠曰底麼也好出來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
不致寂寥其或未然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建寧府竹原宗元庵主本郡連氏子久依大慧分座
西禪丞相張公浚帥三山以數院迎之不就歸舊里
結茆號衆妙園宿衲士夫交請開法示衆曰若究此
事如失却鑰匙相似祇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噁在
這裏開箇鎖了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
不假他求別有甚麼事示衆曰諸方爲人抽釘拔楔

解黏去縛我這裏爲人添釘著楔加繩加縛了送向深潭裏待他自去理會示衆曰王法之人氣吞宇宙爲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叉手向我背後立地直得寒毛卓豎亦未爲分外一日舉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乃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垂語云這一些子恰如撞著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了他他便殺了你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嘗默究竹篋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慧曰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裏祇是你不解吞師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卽禍事慧後問師曰前日吞了底荔枝祇是你不知滋味師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

溫州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尚書黃公裳之女開堂日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剎相望星分派列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大衆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門通箇消息語默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言詮說不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覲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

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辨有時
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
生殺全威那一喝是佛祖莫辨那一喝是八面受敵
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
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
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牀曰還聞麼若聞被聲塵所
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步蓋色騎
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
節因緣敢問諸人卽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
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尼問如何是佛師
曰非佛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骨底骨董問言無
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師曰未屙已前墮坑落壑
平江府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
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叅諸老已入正
信作夏徑山大慧陞堂舉藥山初叅石頭後見馬祖
因緣師聞豁然省悟慧下座不動居士馮公檝隨至
方丈曰某理會得和尚適來所舉公案慧曰居士如
何曰恁麼也不得囁嚅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唵哩
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囁嚅唵哩娑婆訶慧舉
似師師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却是莊子註郭

象慧見其語異復舉巖頭婆子話問之師答偈曰一
葉扁舟泛渺茫呈撓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
贏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其所悟不根後過
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
一箇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會得
且如何會師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馮公大驚慧挂
牌次師入室慧問古人不出方丈爲甚麼却去莊上
喫油糝師曰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息慧
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總亦放和尚過慧曰
爭奈油糝何師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隆興改
元舍人張公孝祥來守是郡以資壽挽開法入院上
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
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諭設使用
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撓旗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豈
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
山付囑俯狗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
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衆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
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
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
名爲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

裏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
周徧法界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
不動步遊彌勒樓閣不返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
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個儻
分明皇恩佛恩一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
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朝上堂舉雲門示衆云十五日
已前則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
是好日師曰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
地覓幽玄祗管鉢盂兩度濕上堂黃面老人橫說豎
說權說實說說法說喻說建法幢立宗旨與後人作榜
樣爲甚麼却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
間未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大似抱贓叫屈山僧今日
人事忙冗且放過一著便下座尼問如何是奪人不
奪境師曰野華開滿路徧地是清香曰如何是奪境
不奪人師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曰
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
首透長安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雪覆蘆華舟
橫斷岸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
打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因客談楊文公呂微

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也於是心慕之
聞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居淨慈卽之請問入道
之要明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
然證入復舉趙州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久之無
省辭謁善權清禪師公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
是否清曰然公曰爲甚麼某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
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
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卽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
畱蘇氏館一夕如廁以栢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
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
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屈明謁法印一禪
師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庵供雲水主僧惟尚禪
師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頰公趨前尚曰張學
錄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祇如此和尚又作麼
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敘語未終公推
倒卓子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
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顧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尚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竒諸方聞舉盡攢
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尚答曰從來
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

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尚於東庵尚
曰浮山圓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
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祇對僧罔措
公打僧一掌曰蝦蟆窟裏果沒蛟龍丁巳秋大慧禪
師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
門有人持以語尚恨未一見及爲禮部侍郎偶叅政
劉公請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暨慧報謁公見
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
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
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
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閩守有畫像
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劔擊其像首時閩
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
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慧始許可
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鈞者意慧議及朝
政遂竄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
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
要未嘗語往事于氏心傳錄曰憲自嶺下侍舅氏歸
新淦因會大慧舅氏令拜之憲曰素不拜僧舅氏曰
汝姑扣之憲知其嘗執卷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

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以問慧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為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鎮永嘉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而莫聞此論也其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得我脚何似驢脚又被藕膠粘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吐不出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灾直到四禪天這驢猶自在旁邊煞得工夫公設心六度不為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為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為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

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
來狐疑卽塵塵卽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爲汝掃
狐疑如湯沃雪火銷冰汝今微有疑與惑鶴子便到
新羅國

叅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排默
照爲邪禪疑怒相半及見慧示衆舉趙州庭栢垂語
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
語敢問大衆旣是打破趙州關爲甚麼却特地尋言
語良久曰當初祇道茆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
悟謂慧曰無老師後語幾嗟過後以書咨決曰某近
扣壽室承擊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
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
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
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
舊旣無拘執之情亦不作竒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
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
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
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
答備悉深旨某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卽應不
留箇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

撰述
五十一
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
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擴而克之豈別求勝解耶淨
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寶學劉彥脩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禪
師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
恁麼看公後乃於栢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栢樹
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太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
底透長安

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久叅真歇了禪師得自受
用三昧爲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隨衆入室慧與
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慧以竹篋便打公無對
遂留咨叅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曝
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了期卽辭去道
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有
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
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慧卽說偈證之曰通身
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厮兒便
是當年白拈賊

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
情頓脫慧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篋話至葉縣近前

奪得拗折擲向堦下曰是甚麼山曰瞎公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蠟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驚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秦國夫人計氏法真自寡處屏去紛華常蔬食習有為法因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真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為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篋子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祇恁麼教人看真遂諦言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辭歸真親書入道槩略作數偈呈慧其後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

虎丘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應庵曇華禪師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庵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刹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

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
脉通其歸重如此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
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攔古
路一馬生三寅上堂德章老瞎禿從來沒滋味拈得
口失却鼻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喝一
喝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上堂臨濟在黃檗處
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覩得透也未直饒一咬
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
和尚將甚麼喫飯上堂十五日巳前水長船高十五
日巳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奉雨
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
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
作詩一首舉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
曾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上堂
若作一句商量喫粥飯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
坑裏蟲子笑殺闍黎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彌天貶
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遲一
刻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無異流俗阿
師野干鳴師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裏臭狗獠
價增十倍驪龍領下明月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

鼻甚處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搥芻未是苦在上堂飯
籬邊漆桶裏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背黃河三
千年一度清蟠莖五百年一次開華鶴勒那咬定牙
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
日舉似諸人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却帖上堂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從朝至暮啾啾唧唧說黃道黑
不知那裏是二時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嚼破舌頭血
濺梵天四天之下霈然有餘玉皇大帝發追東海龍
王向金輪峯頂鞫勘頃刻之間追汝諸人作證見也
且各請衣實共通切忌回避儻若不實喪汝性命上
堂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牆靠
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辨龍虵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
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
生直饒拈却臍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向報恩門下
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
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果
咬定牙關踣跳也出他圈積不得何故南泉斬貓兒
上堂云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
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是
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

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上堂云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縱使無師自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驀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由管取平步丹霄苟或未然卓拄杖云急著眼看僧問婆子問巖頭呈撓舞棹則不問且道婆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巖頭扣船舷三下意旨如何師曰焦磚打著連底凍曰當時若問和尚如何對也師曰一棒打殺曰這老和尚大似買帽相頭師曰你向甚處見巖頭曰答師曰杜撰禪和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擲向水中又且如何師曰少賣弄曰巖頭當時不覺吐舌意作麼生師曰樂則同歡曰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曰華藥欄此意如何師曰深沙努眼睛問祇這是埋沒自己祇這不是孤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師曰玉箸撐虎口曰一言金石談來重萬事鴻毛脫去輕師曰莫謾老僧好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如何師曰倒戈卸甲虎丘忌日拈香曰平生沒興撞著這

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
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杲木懸羊頭賣狗肉
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
轉深師於室中能鍛鍊耆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
爲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
旣虵戀窟乎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
身于本山

育王裕禪師法嗣

福州清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篋話請益師示以
偈曰徑山有箇竹篋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廚庫三門
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

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十六披削
首參雪峯慧照禪師照舉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
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廝當古
鏡不勞還自照淡煙和霧濕秋光照質之曰畢竟那
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叟照曰無蹤迹處因甚麼莫
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肯之住後上堂舉
圓悟師翁道叅禪叅到無叅處叅到無叅始徹頭水
庵則不然叅禪叅到無叅處叅到無叅未徹頭若也
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樓上堂凍雲欲雪未雪

普賢象駕崢嶸嶺梅半合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
麼去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說
打你頭破額裂上堂舉法眼示衆曰盡十方世界明
皎皎地若有一絲頭卽是一絲頭師豎起拂子曰還
見麼穿過髑髏猶未覺法燈云盡十方世界自然明
皎皎地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師曰夜來月色十
分好今日秋山無限清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
人恁麼說話大似預搔待痒若教渠踏著衲僧關捩
管取別有生涯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東齋川和
尚爲落髮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
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劒忽
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轟袒半扇龍樓香噴益州船有
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住後上堂欲得現
前莫存順逆卓拄杖云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向
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瞻部洲北鬱單越却來山僧
手裏首身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杖還見麼直饒見
得入地獄如箭射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汝等
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柳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
更來這裏覓箇甚麼纔輕輕拶著便言天台普請南

嶽遊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食國裏寶刀麼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貧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無富漢乾道已丑七月二十五日將入寂衆求偈師瞪目下視衆請益堅遂書無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設利五色塔于金斗峯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喝一喝曰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盧在裏許畧畧塞塞了也若乃放開一鍼鋒許則大海西流巨嶽倒卓鼃鼃魚龍蝦蟹蚯蚓盡向平地上湧出波瀾游泳鼓舞然雖如是更須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藏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脣眉毛不在眼下還相委悉麼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喉觸諱

大滌泰禪師法嗣

潭州慧通清日禪師蓬州嚴氏子初出關至德山值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爲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翌日入室山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麼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曰好與一坑埋却住後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剗瘡

舉古舉今猶若殘羹餽飯一聞便悟已落第二頭一
舉便行早是不著便須知箇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擊
師子遊行不求伴侶壯士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
不起衲僧願見無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絕且道從上
諸聖以何法示人喝一喝曰莫妄想佛性和尚忌曰
上堂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驚起
雙雙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爲憐松竹引清風其奈出
門便是草因喚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
勘證見根源糞埽堆頭拾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
君莫謗先師好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幼爲比丘壯遊講肆後謁圓悟
於蔣山時佛性爲座元師扣之卽領旨逮性住德山
遣師至鍾阜通嗣書圓悟問曰千里馳來不辱宗風
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師曰覲面相呈更無回互曰此
是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師曰豈有第二人曰背後
底聾師投書悟笑曰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與
蔣山次至僧堂前師捧書問訊首座座曰玄沙白紙
此自何來師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
一覽座便喝師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師以書便打座
擬議師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師以書復打一

下曰接時圓悟與佛眼見悟曰打我首座死了也佛
眼曰官馬廝踢有甚憑據師曰說甚官馬廝踢正是
龍象蹴踏悟喚師至曰我五百人首座你爲甚麼打
他曰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曰未
在却顧師問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
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師鞠躬曰所供並是詣實
眼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又往見五祖自和尚通法眷
書祖曰書裏說箇甚麼師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箇
甚麼師曰當陽揮寶劍曰近前來這裏不識幾箇字
師曰莫詐敗祖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此上座向曾
在和尚會下去祖曰怪得恁麼滑頭師曰被和尚鈍
置來祖乃將書於香爐上熏曰南無三曼多沒陀南
師近前彈指而已祖便開書回德山曰佛果佛眼皆
有偈送之未幾靈巖虛席衲子投牒乞師住持遂師
法焉上堂叅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爲畱礙所以守其
靜默澄寂虛閑墮在毒海以弱勝強自是非他立人
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構用用不離窠
此乃學處不玄盡爲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脫
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時先
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你須是箇漢

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抵當有時照用不
同時你又向甚麼處湊泊還知麼穿楊箭與驚人句
不是臨時學得來

成都府正法灝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谿因緣乃曰
要識永嘉麼掀翻海嶽求知已要識祖師麼撥動乾
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
嘉聲

成都府昭覺辯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隔江
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麼欲得現前莫
存順逆五湖煙浪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

護國元禪師法嗣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本郡人姓楊氏風姿挺異
才壓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晚見此庵密
有契證出應莞山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
偈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華落歲窮拾得斷麻
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
以住山樂吾事邪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平
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
吾道將行卽欣然曳杖而去登座說法云圓通不開
生藥鋪單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

身冷汗流上堂單明自己樂是苦因趣向宗乘地獄
劫住五日一叅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若問理問事
問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窺藩不入據鼎不
嘗便於未有生佛已前轉得身却於今時大官路上
捷行闊步終不向老鼠窟草窠裏頭出頭沒若也根
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咬嚼遇著義學阿師遞相錮
鎔直饒說得雲興雨現也是蝦蟇化龍下梢依舊喫
泥喫土堪作甚麼上堂仲秋八月旦庭戶入新涼不
露風骨句愁人知夜長上堂無隔宿恩可叅臨濟禪
有肯諾意難續楊岐派窮斯煎餓斯炒大海砥將折
箸攬你死我活猛火然鐺煮佛喫恁麼作用方可撐
門拄戶更說聲和響順形直影端驢年也未夢見僧
問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峯云待汝
出網來卽向汝道意旨如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三
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
持事繁又作麼生師曰前箭猶輕後箭深曰祇如雪
竇道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較不得直
是罕遇作家意又作麼生師曰陣敗說兵書曰這棒
是三聖合喫雪峯合喫師以拂子擊禪牀曰這裏薦
取示衆云衲僧拄杖子不用則已用則如鴉鳥落水

魚鼈皆死正按傍提風颭颭地獨步大方殺活在我
所以道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若一人拔關千人
萬人得到安樂田地還知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
金鍼度與人示衆云觀色卽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
觀空卽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
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莫是
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
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麼若恁
麼總是髑髏前敲磕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
麼生是過量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羣消息少人知
鎮江府焦山或庵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上堂舉臨
濟示衆四喝公案乃召衆曰這箇公案天下老宿拈
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著地與諸人
分明注解一徧如何是踞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
寶劍咄如何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
用咄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笑
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虵無眼又卓一下曰忍俊不
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舉話長老也理
會不得上堂年年浴佛在今朝目擊迦維路不遙果
是當時曾示現宜乎惡水驀頭澆上堂熱月須搖扇

寒來旋著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上堂道生一
無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生三
梁間紫燕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離窠窟多處
添少處滅大蟲怕喫生人膽有若無實若虛爭掩驪
龍明月珠是則是祇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
麼生道肚無偏僻病不怕冷油壑拍禪牀下座僧問
如何是卽心卽佛師曰鼎州出獐爭神曰如何是非
心非佛師曰閩蜀同風曰如何是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師曰窮坑難滿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曰謝供
養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
音者知音卽遇未審如何師曰鐘作鐘鳴鼓作
鼓響曰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和身倒
和身搯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又作麼生師
曰淚出痛腸曰真金須是紅爐煅白玉還他妙手磨
師曰添一點也難爲室中常舉茗帚柄問學者曰依
佛茗帚柄髻赤斑虵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
示以頌曰依稀茗帚柄髻赤斑虵棒下無生忍臨
機不識爺淳熙巳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守曾
公逮夜半書偈辭衆曰鐵樹開華雄雞生卵七十二
年搖籃繩斷擲筆示寂

常州華藏湛堂智深禪師武林人也佛涅槃日上堂
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地討天虛空釘椽四十九年
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缺盡力布網張羅未免
喚龜作鼈末後拘尸城畔擲示雙趺旁人冷眼看來
大似弄巧成拙卓拄杖曰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
誰把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癡人面前切忌漏洩
參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窻從此庵發明已事
後於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冬簡堂歸住平
田遂與往來丁酉秋微恙修書召堂及國清瑞巖主
僧行訣別之語堂與二禪詰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
時自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
雖佛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和
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爲地水火風因
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已有大丈夫磊磊落
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
齋慶贊去留自在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
槃門本來清淨空寂境界無爲之大道也今吾如是
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願證
明伏惟珍重置筆顧簡堂曰某坐去好臥去好堂曰
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臥耶公笑曰法兄當爲祖

道自愛遂斂目而逝

靈隱遠禪師法嗣

慶元府東山全庵齊已禪師邛州謝氏子上堂舉修
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
非裏薦取召大衆曰薦得是移華兼蝶至薦得非擔
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黎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
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踏著秤錘硬似鐵非亦沒交
涉金剛寶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
少識人多處是非多蓮社會道友請上堂漸漸雞皮
鶴髮父少而子老看看行步隴墮疑殺木上座直饒
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免衰殘老病正好著精彩
任汝千般快樂渠儂合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
茶去唯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遶但念阿彌陀佛念
得不濟事復曰噫這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尚直截指
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來因甚麼當面
蹉過阿彌陀佛這裏薦得便可除迷倒障拔猶豫箭
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心稠林浣心垢濁正心諂曲
絕心生死然後轉入那邊擡起脚向佛祖履踐不到
處進一步開却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一句喚回
善導和尚別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走流落

他鄉撞東磕西苦哉阿彌陀佛

撫州疎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城人也上堂久雨不晴
戊在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睛卓
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兩三聲

覺阿上人日本國滕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
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奮
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袖香拜靈隱佛海禪師海
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
經論國王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
名行真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僧
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聖朝遠公禪師
之名特詣丈室禮拜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
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
開示海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
何而有海便打阿卽命海陞座決疑明年秋辭遊金
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知佛海垂手旨趣
旋靈隱述五偈敘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
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叅徧草鞋破水在澄潭
月在天其一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
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其二妙處如何說向人

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田地倒裏幞頭孤路
行其求真滅妄元非妙卽妄明真都是錯堪笑靈山
老古錐當陽拋下破木杓其豎拳下喝少賣弄說是
說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囉哩其
海稱善書偈贈行歸本國住叡山寺泊通嗣法書海
已入寂矣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久叅圓悟暨往來大慧之門
有日矣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孝公與超然居士
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海曰燈籠露柱貓兒
狗子公曰爲甚麼贊卽歡喜段卽煩惱海曰侍郎曾
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叅問何言不見海曰向
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擬對海
曰開口底不是公罔然海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
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
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海
曰也祇得一概

知府葛郊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禪悅
首謁無庵全禪師求指南庵令究卽心卽佛久無所
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其得入庵曰居士太無厭生
已而佛海來居劔池公因從遊乃舉無庵所示之語

請爲衆普說海發揮之曰卽心卽佛眉拖地非心非佛
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
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頓明
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
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無庵肯之卽遣書頌呈佛
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旣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
矣遂復至虎丘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
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
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
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卽是證母卽是或庵禮
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
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
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
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
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華藏民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別峯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自幼通六
經而厭俗務乃從德山清素得度具戒後聽華嚴起
信旣盡其說棄依密印於中峯一日印舉僧問巖頭
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啓悟卽首肯

會圓悟歸昭覺印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劔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還連王數刹後再出峽住保寧金山雪竇徑山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憍陳如比丘最初悟道後來真淨禪師初住洞山拈云今日新豐洞裏祇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著左邊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種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裏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祇教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祇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祇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顛顛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蟲裹紙帽好笑又驚人復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

何辨王頭云銅沙羅裏滿盛油師曰大小巖頭打失
鼻孔忽有人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辨王祇對他道
天寒不及卸帽上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
雪深一尺掃除不暇曰避不及凍得東村廖胡子半
夜著靴水上立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卽妄明心道
轉迂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閑一步一芙蓉師至徑山
彌洩孝宗皇帝召對選德殿稱旨入對曰賜扇輿於
東華門內十年二月上注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
師年邁益猷住持十五年冬奏乞庵居得請紹熙元
年十一月往見交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問行曰
師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鷄鳴時九
字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明潤
髮長頂溫越七日葬于庵之西岡諡慈辯禪師塔曰
智光

昭覺元禪師法嗣

鳳棲慧觀禪師上堂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華殘此夜
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
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一喝恁麼說話成人者
少敗人者多

文殊道禪師法嗣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本郡許氏子參道禪師於大別
未幾改寺爲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舟中聞岸人操
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卽說偈曰沔水江心喚
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
一路行住後上堂臨老方稱住持全無些子玄機開
口十字九垂問東便乃答西如斯出世討甚玄微有
時拈三放兩有時就令而施雖然如是同道方知且
道知底事作麼生直須打翻鼻孔始得上堂達磨祖
師在脚底踏不著兮提不起子細當頭放下看病在
當時誰手裏張公會看脉李公會使藥兩箇競頭醫
一時用不著藥不相投錯錯喫茶去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世爲屠宰一日戮豬次忽洞
徹心源卽棄業爲比丘述偈曰昨日夜叉心今朝菩
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殊曰你正
殺豬時見箇甚麼便乃剃頭行脚師遂作鼓刀勢殊
喝曰這屠兒參堂去師便下參堂住文殊日上堂舉
趙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瞞
我不得

何山珣禪師法嗣

婺州義烏稠巖了贊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

話乃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赤腳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咄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闡所至挂鉢隨衆叅扣後依佛燈久之不契因訴曰某祇欲死去時如何燈曰好箇封皮且畱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後去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貓兒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燈曰你祇管理會別人家貓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醒燈復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說道祇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資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公唯唯

泐潭明禪師法嗣

漢州無爲隨庵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年十三病目去依棲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至寶峯值峯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住後上堂曰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

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脩多羅盡從此中流出
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
四生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
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
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
盡淨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頭
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造次顛沛必於是經
行坐臥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
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
有悟要知麼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龍翔珪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頑庵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十得度
習講久之棄謁文殊道禪師問佛法省要殊示偈曰
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
兒腰間挂箇風流袋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叅三年
方得旨趣往見佛性機不投入闔至鼓山禮覲便問
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喝曰閑言語
師卽領悟住後僧問應真不借三界高超卽不問如
何是無位真人師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曰擡頭須
掩耳側掌便翻身師曰無位真人在甚麼處曰老大

宗師話頭也不識師曰放你三十棒

通州狼山蘿庵慧溫禪師福州人姓鄭氏徧參諸老
晚依竹庵於東林未幾庵謝事復謁高庵悟南華曷
草堂清皆蒙賞識會竹庵徙閩之乾元師歸省次庵
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
師乃釋然述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訶風昨
夜前村猛虎咬殺南山大蟲庵首肯住後上堂釋迦
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一劫帶水
拖泥凡情聖量不能剷除理照覺知猶存露布佛意
祖意如將魚目作明珠大乘小乘似認橘皮爲猛火
諸人須是豁開罽襟寶藏運出自巳家珍向十字街
頭普施貧乏衆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美食不中
飽人喫山僧只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

雲居悟禪師法嗣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上堂拈槌豎拂祖
師門下將黃葉以止啼說妙談玄衲僧面前望梅林
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却之乎者也更不指東畫西向
三世諸佛命脉中六代祖師骨髓裏盡情傾倒爲諸
人說破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台州萬年無著道閑禪師本郡洪氏子上堂全機敵

勝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朕非已落二
三不露鋒鋦成何道理且道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誣
人之罪以罪加之上堂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
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
台來却往徑山去峯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曰相
見不須瞋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嚴陵人往來龍門雲居有年未
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菜次高庵忽以貓兒擲師懷中
師擬議庵攔臂踏倒於是大事洞明上堂萬古長空
一朝風月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却萬古長空不可以
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且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
畏炎熱我愛夏日長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會與
不會切忌承當

南康軍雲居普雲自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年十九試
經得度留教苑五祀出關南下歷扣諸大尊宿始詣
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覩繪胡人有省夜白高庵庵舉
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
得人譯之復笑火示之曰我爲汝譯了也於是大法
明了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
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庵遣師依佛眼眼

謂曰吾道東矣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
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
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烏巨行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退庵休禪師上堂風動邪幡動邪風鳴邪
鈴鳴邪非風鈴鳴非風幡動此土與西天一隊黑漆
桶誑惑世間人看看滅胡種山僧不奈何趁後也打
閩瓠子曲彎彎冬瓜直籠侗上堂結夏時左眼半斤
解夏時右眼八兩謾云九十日安居贏得一肚皮安
想直饒七穴八穿未免山僧拄杖雖然如是千鈞之
弩不爲鼯鼠而發機上堂先師尋常用腦後一鎚卸
却學者罽中許多屈曲當年克賓維那曾中興化此
毒往往天下叢林喚作超宗異目非唯孤負興化亦
乃克賓受辱若是臨濟兒孫終不依草附木資福喜
見同叅今日傾腸倒腹遂卓拄杖喝一喝曰還知先
師落處麼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上堂言發非聲是箇
麼色前不物莫亂針錐透過禹門風波更險咄
信州龜峯晦庵慧光禪師建寧人上堂數日暑氣如
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煩惱人這箇未
是煩惱更有已躬下事不明便是煩惱所以達磨大

師煩惱要爲諸人吞却又被咽喉小要爲諸人吐却又被牙齒礙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惜性命往往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後來蓮華峯庵主到這裏煩惱不肯住南嶽思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查梨煩惱鉢盂無柄龜峯今日爲他閑事長無明爲你諸人從頭點破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勘你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瞌睡殊不知家中飯糲鍋子一時失却也你若不信但歸家檢點看

真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依雪堂於烏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云只今箭發也看看師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大悟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庵不惜窮性命祇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嘗頌臺山婆話云開箇燈心阜角鋪日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綿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白楊順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如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生鐵

鑄崑崙曰來後如何師曰五彩畫門神

雲居如禪師法嗣

太平州隱靜圓極彥岑禪師台城人也上堂韓信打
關未免傷鋒犯手張良燒棧大似曳尾靈龜既然席
卷三秦要且未能囊弓裹革煙塵自靜我國晏然四
海九州盡歸皇化自然牛閑馬放風以時雨以時五
穀熟萬民安大家齊唱村田樂月落參橫夜向闌上
堂今朝八月初五好事分明爲舉嶺頭漠漠秋雲樹
底鳴鳩喚雨昨夜東海鯉魚吞却南山猛虎雖然有
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普賢住住我識得
你上堂舉正堂辯和尚室中問學者蚯蚓爲甚麼化
爲百合師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
端更度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鄂州報恩成禪師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州布
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冷處著一把火便
下座

道場辯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
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
上行石壓筍斜出岸懸華倒生

安吉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侍正堂之久入室次堂
問貓兒爲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豎堂欣
然因命分座

黃龍忠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戒修禪師上堂舉馬祖不安公案乃曰
兩輪舉處煙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往來
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我我我兮你
是你

西禪璉禪師法嗣

遂寧府西禪第二代希秀禪師上堂曰秋光將半暑
氣漸消鴻鴈橫空點破碧天似水猿猴挂樹撼翻玉
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認龜作鼈且道應時應
節一句作麼生道野色併來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
秋

淨居尼溫禪師法嗣

溫州淨居尼無相法燈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觀音
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鷓子過新羅石火
電光追不及咄

大滌果禪師法嗣

荆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州董氏子開堂日問

答已乃曰衲僧向人天衆前一問一答一擒一縱一卷一舒一挨一撥須是具金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之流君向西秦我之東魯於宗門中殊無所益這一段事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說豎說祇要控人入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祇以語言文字而爲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師巴鼻正似鄭州出曹門從上宗師會中往往真箇以行脚爲事底纔有疑慮便對衆決擇祇一句下見誦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開唇皮胡言漢語來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猶是學人問處院曰如何是你問處僧曰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因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悟卽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作維那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僧曰是穴曰你當時如何曰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曰你會也師乃召大衆曰

暗穿玉線密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敢問大衆
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堪報不報
之恩共助無爲之化便可橫身宇宙獨步大方若跳
不出依前祇在架子下上堂拈拄杖曰破無明暗截
生死流度三有城泛無爲海須是識這箇始得乃召
大衆曰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若也識得
荆棘林中撒手是非海裏橫身脫或未然普賢乘白
象土宿跨泥牛參上堂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
何交涉師曰永嘉恁麼道大似舍元殿上更覓長安
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雖然如是三十年
後趙婆酤醋上堂宗乘一唱姝途絕萬別千差俱泯
滅通身是口難分雪金剛腦後三斤鐵好大哥僧問
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師曰
利動君子曰爲復棒頭有眼爲復見機而作師曰獼
猴繫露柱曰祇如三聖道你恁麼爲人瞎却鎮州一
城人眼又作麼生師曰錦上鋪華又一重問行脚逢
人時如何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行脚不逢人時如
何師曰虎咬大蟲曰祇如慈明道釣絲絞水意作麼
生師曰水浸鋼石卵問三聖道我逢人卽出出則不
爲人意旨如何師曰兵行詭道曰興化道我逢人則

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綿裹秤鎚問不落
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廬山五老峯曰不昧因
果爲甚麼脫野狐身師曰南嶽三生藏曰祇如不落
不昧未審是同是別師曰倚天長劔逼人寒問初生
孩子還具六識也無趙州道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
何師曰兩手扶犁水過膝曰祇如僧又問投子急水
上打毬子意旨如何曰念念不停流又作麼生師曰
水晶甕裏浸波斯問楊岐道三脚_子弄蹄行意旨
如何師曰過蓬州了便到巴州

潭州大爲行禪師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若向這
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裏會去似項羽
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甲裏若向這
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
拄杖下座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
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有
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

潭州道林淵禪師僧問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
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奔電迸火
曰巖頭道這老漢未會未後句在又作麼生師曰相
隨來也曰巖頭密啓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啓處師

曰萬年松在祝融峯曰雖然如是祇得三年三年後
果遷化還端的也無師曰嚙呢嚙呢嚙呢臨示寂
上堂拈拄杖示衆曰離却色聲言語道將一句來衆
無對師曰動靜聲色外時人不肯對世間出世間畢
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潭州潘氏子上堂萬象之
中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豎起拂子曰到江
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
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未審那
裏是這僧話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問離却言句請
師直指師豎拂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
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速禮三拜

隆興府泐潭山堂德淳禪師上堂俱胝一指頭一毛
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却指急回眸青
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

常州宜興保安復庵可封禪師福州林氏子上堂天
寬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時節衲僧家等
閑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祇如夜半華嚴池吞却楊
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麼若也知
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

曰須是山僧拂子始得

隆興府石亭野庵祖璿禪師上堂曰喫粥了也未趙州無忌諱更令洗鉢盂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不丈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楞渾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清風生大厦相逢攜手上高山作者應須辨真假真假分若爲論午夜寒蟾出海門

潭州石霜宗鑒禪師上堂曰送舊年迎新歲動用不離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若也會增瑕類若不會依前昧與君指箇截流機白雲更在青山外

石頭回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蓬庵德會禪師重慶府何氏子上堂舉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作麼生是非相底道理佯走詐羞偷眼覷竹門斜掩半枝華

南嶽下十七世

教忠光禪師法嗣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贛州蔡氏子春日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藕絲裏釋迦無路潛蹤彌勒急走千

里文殊却知落處拊掌大笑歡喜且道歡喜箇甚麼
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千華生碓背上堂千家樓閣
一霎秋風祇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落葉於斯薦得
觸處全真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上堂舉金剛經
云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
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要
會麼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華僧問先佛
垂範禁足安居未審是何宗旨曰瑠璃鉢內拓須彌
僧便喝師便打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依資福道
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棄參大慧於徑山謁雪巢
一此庵元入閩留東西禪無省發之泉南教忠俛悅
衆解職歸前資偶舉香巖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
呈忠忠舉玄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
喜卽辭往梅陽服勤四載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劫
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虵心天
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夫爲宗門
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爲三
段上堂德山小叅不答話千古叢林成話霸問話者
三十棒慣能說訶說夯時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

打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脚下著匣你
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手笑欣欣未
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厮誑混源今日恁麼批
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參學眼者試
辨看上堂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師曰
平地擺魚鰕遼天射飛鶚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
後示寂碁于本山

東林顏禪師法嗣

荆南府公安遯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歷盡野狐延擢飛山鬼窟平田淺草裏
露出焦尾大蟲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鶻阿呵呵
露風骨等閑拈出眾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咄咄上
堂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鴈叫喚起未惺
人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舉俱胝豎指因緣
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
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臨安府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幼依明空
院義堪爲師首叅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東林謂
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咬

嚼師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解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鑑覺中師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人道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祇要虵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驀被攔胸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邪遂呈頌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峯示衆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雪峯話作兩橛旣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向與麼來脚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卽是三年逢一閏鷄向五更啼上堂舉卮庵先師道坐佛牀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師曰入泥入水卽不無先師爭奈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曰灼然有不回頭底淨慈向升子裏禮汝三拜上堂三世諸佛無中說有蘭蕩拾華針六代祖師有裏尋無猿猴探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儂家不

管興亡事盡日和雲占洞庭元庵受智者請引座曰
南山有箇老魔王炯炯雙眸放電光口似血盆呵佛
祖牙如劍樹罵諸方幾度業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
山畔與嵩頭陀傳大士一火破落戶依舊孟八郎賺
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忽有箇衲僧出來
道既是善知識爲甚賺人入鑊湯只向他道非公境
界後示寂塔于寺之南庵

婺州智者元庵真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初依成都
正法出家具戒後遊講肆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
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

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
諸講師無能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
話詰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
爲不遜乃叱出師因南遊至廬山圓通挂搭時止庵
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
云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手指胷曰佛亦是塵師
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
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
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
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止庵深

肯之

西禪需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木庵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爲僧未幾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住後上堂要明箇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峻峻巖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覷地覓金針直下腦門須迸裂到這裏假饒見機而變不犯鋒鏑全身獨脫猶涉泥水祇如本分全提一句又作麼生道擊拂子曰淬出七星光燦爛解拈天下任橫行上堂舉睦州示衆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木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上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厮兒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溫州龍翔栢堂南雅禪師上堂曰瑞峯頂上棲鳳亭

邊一杯淡粥相依百衲蒙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已是周遮達磨老臊胡分盡髓皮一場狼籍其餘之輩何足道哉栢堂恁麼道還免諸方檢責也無拍繩牀云泊合停囚長智上堂曰大機貴直截大用貴頓發縱有嚙鋏機一鎚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上堂曰紫葢伸拳筍破梢楊華飛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巢這裏見得諦信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窻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槌槌殺何故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福州天王志清禪師上堂竖起拂子云只這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團成塊到這裏三世諸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麼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麼處名邈除非自得自證便乃敲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行

南劔州劔門安分庵主少與木庵同隸業安國後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挂窗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徑回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黎自爾不規所

寓後庵居劔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所作偈頌走手而成凡千餘首盛行於世示眾這一片田地汝等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直下徹去已是鈍置分上座不少了也更若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驀拈拄杖打散大眾示眾上至諸佛下及眾生性命總在山僧手裏檢點將來有沒量罪過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卓拄杖一下曰冤有頭債有主遂左右顧視曰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示眾十五日已前天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已後人間無水不朝東已前已後總拈却到處鄉談各不同乃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諸兄弟今日是幾良久曰本店買賣分文不賒

東禪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宗逮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玉本無瑕却有瑕

西禪淨禪師法嗣

福州乾元宗穎禪師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祇在一槌靠拄杖曰靈利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靈利底麼良久曰比擬張麟兔亦不遇

開善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已事扣諸禪及開
善歸結茆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
適然啓悟占偈呈善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
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答曰啐地折時真慶快死
生凡聖盡平沉僊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天童華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
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爲僧不憚遊行徧參
知識後謁應庵於衢之明果庵孤硬難入屢遭呵一
日庵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庵領之未
幾辭回省親庵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廊頂門
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
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蹉跟
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出世衢之烏巨次遷祥符
蔣山華藏未幾詔住徑山靈隱晚居太白僧問虛空
銷殞時如何師曰罪不重科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
知有向上關楔子有般漆桶輩東西不辨南北不分
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楔子何異開眼尿牀華藏有一
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雨寒無處
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衆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

齒上堂世尊不說說拗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啓
告馬祖卽心卽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庵主貴買
賤賣分文不直祇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
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榭葉風微鹿養茸上堂卓
拄杖曰迷時祇迷這箇復卓一下曰悟時祇悟這箇
迷悟雙忘糞埽堆頭重添搯搥莫有向東涌西沒全
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
擲拄杖曰三十年後上堂舉金峯和尚示衆云老僧
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
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峯云問凡答凡問
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峯云問凡不
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烏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
這老漢忽若瞥地自然不墮聖凡窠曰上堂舉婆子
燒庵話師曰這箇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傑上座
裂破面皮不免納敗一上也要諸方檢點乃召大衆
曰這婆子洞房深穩水泄不通偏向枯木上糝華寒
巖中發燄箇僧孤身迴迴慣入洪波等閑坐斷潑天
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細檢點將來敲枷打鎖則不
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烏巨與麼提持畢竟意
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

上堂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舉一明三目機銖兩如王
秉劔殺活臨時猶是無風而雨之波向上一路千聖
把手共行合入泥犁地獄正當與麼時合作麼生江
南兩浙春寒秋熱上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
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傑
傑赤洒洒沒可把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雲門大
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
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大小雲門劔去久
矣方乃刻舟後示寂塔于寺之中峯

南書記者福州人久依應庵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
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
殺人被人打殺定庵見喜其脫略紹興末終於歸宗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閱首楞嚴經如遊
舊國志而不忘持橐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庵堪其
曾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公駭然汗下庵喝出公
退參不旬日竟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
孫臆鋪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庵見
稱善有鬻胭脂者亦久參應庵頗自負公贈之偈曰
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積
後却來這裏喫拳頭

道場全禪師法嗣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年十四得度十八歲禮佛智裕禪師于靈隱時無庵爲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師久而有省答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庵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爲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華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座呵佛罵祖去在師自是埋藏頭角益自韜晦遊歷湖湘江澗幾十年依應庵於歸宗參大慧於徑山無庵住道場招師分座說法於是聲名隱然住後上堂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師子吼栴檀林任馳驟剔起眉毛頂上生剗肉成瘡露家醜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甌甑又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著油煎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云猢猻上樹尾連顛大衆心無橫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用劫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

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
白得可與佛祖齊肩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
長老話作兩橛也適來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
又却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祇對還委悉麼把手上
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示微疾留
偈趺坐而逝茶毗齒舌不壞獲五色舍利無數瘞于
橫山之塔分骨歸葬萬年山寺

雙林用禪師法嗣

婺州三峯印禪師上堂舉野狐話曰不落不昧誣人
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自
西還自東

大瀉行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子洎禪師潼川人也上堂見見之時見
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喝曰鯨吞海水盡露
出珊瑚枝衆中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
許伊具一隻眼上堂橫按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六五四三二一循環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
日因七見一因一七七踏破太虛空鐵牛也汗出絕
氣息無蹤跡擲拄杖曰更須放下這箇始是參學事
畢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拄杖子七縱八

橫有時放境不放人山僧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
放拄杖子與山僧削迹吞聲有時人境俱不放卓拄
杖曰伴我行千里攜君過萬山忽然撞着臨濟大師
時如何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第八行第九字見當作七

光緒戊寅二月佛弟子楊封烜鈔數并校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終

